

曹文轩经典作品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曹文轩 著 / 「德」索尼娅·达诺夫斯基 绘

草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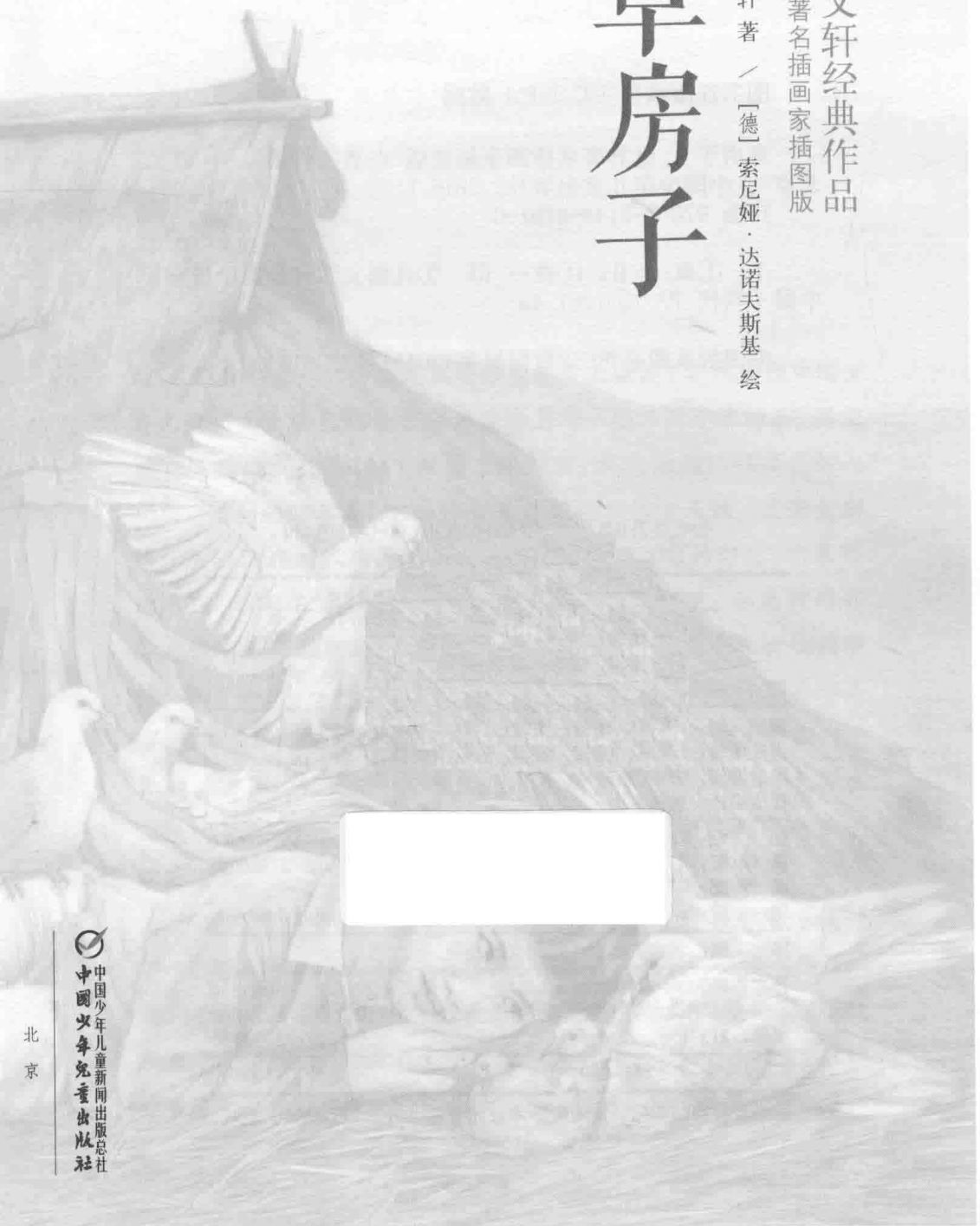


曹文轩经典作品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曹文轩 著 / 「德」索尼娅·达诺夫斯基 绘

草房子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草房子：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 曹文轩著. —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48-2791-0

I. ①草…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0614号

SHIJIEZHUMINGCHAHUAJIA CHATUBAN
CAOFANGZI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张晓楠

策 划：张 楠	审 读：林 栋 聂 冰
责任编辑：王仁芳 薛晓哲	责任校对：华 清
助理编辑：宋淑静	责任印务：刘 激
整体设计：锦绣东方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100022
总 编 室：010-57526071	传 真：010-57526075
发 行 部：010-57526201 010-57526231	
网 址：www.ccppg.cn	电子邮箱：zbs@ccppg.com.cn

印 刷：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000mm 1/24	插页：20	印张：13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13千字	印数：20000册	

ISBN 978-7-5148-2791-0	定价：35.00元
------------------------	-----------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务部（010-57526869）退换。

序

那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闲逛，突然发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展台的插画墙上有一幅非同寻常的画，马上被它强烈地吸引了过去。欣赏了许久后，我问他们这幅画为何人所作。得到的回答是，它的作者是德国插画家索尼娅·达诺夫斯基。他们说我的眼睛真毒，居然一眼就看出了它的非凡，它来路的不同。我再三端详了它，心中慢慢有了一种期望：如果我的作品也能有如此品质的图画作为插图，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个念头一直藏在心中，因为我知道做这样一件事并非易事。中国多年与世界隔绝，只是在很晚的后来，才慢慢打开国门，开始与世界对话交流，但依然还很生疏，存在许多障碍。尤其在沟通的管道方面，就那么稀少，并且不畅通，心中的那个念头也就放下了。

但不久，中少社的编辑对我说，他们已经通过各种管道找到了一些著名的国外插画家。而且，他们很快将我的作品译成英语，送到了这些画家手上，看他们是否愿意为这样的作品做插图。很快就有了反馈：他们对我的文字不仅很感兴趣，而且十分欣赏，表示非常愿意为它们插图。事情的顺利远超预料。工作很快就开始了。

于是，我们今天就有了这套名为“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的我的作品新系列。

在此，我必须要说的是：中国并非没有如此水平的画家，但中国缺少如此水平的插画家；中国高水平的画家，大多没有走到插画这个领域来。也许他们对插画有着误解，做一个插画家好像矮化了自己。他们不愿放低身段——怎么就是放低身段呢？这实在是一种糊涂的见解。

我一眼看中索尼娅的那幅画，主要原因可能是那种写实风格的插图我已经久违了。我一向就偏向于写实风格的插图。在有创意的画与有功底画之间，我往往更看重有功底画——那种既需要大量时间和足够耐心，又非常讲究艺术的画（准确的光影、细致入微的层次、极其逼真的细节、出人意料的角度等）。然而，如此插图已几乎消失，而在儿童文学这里更是难得一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插图大多为非写实的一路，颜色平涂，没有层次，圆圆滑滑，没有景深，立体感自然无从说起，只是一个一个的平面。当然，此类作品中也有可以冠以“艺术”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都很难称之为“艺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往往都很短暂。当然，论作品之高低，是不能仅用完成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但毕竟那些写实的作品可能更见功夫。我只知道，写实的画家去干那些平涂的作品——一旦顺应了，是一定能够胜任的，而让平涂的画家去干写实的作品大概不一定都能够胜任，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连张人脸都画不像，岂能完成如此写实的任务？我的感觉很固执，就是觉得写实的插图显得更有分量，也更经得起反复欣赏。正是持有如此看法，所以在见到德国画家索尼娅的那样一种画风的作品时，我才会有那种感叹和冲动。

现在，这些我所喜欢的画终于也来到了我的作品中，这是我的幸福。

这些画的意义大概还不仅仅是它们对应地诠释了我的文字，还在于他们是外国画家，他们是在另样的文化情境中阅读了我的文字之后作出的画。与中国画家相比，他们面对我的文字一定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可也一定多感受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这就意味着，因为有这些插图与我文字的融合，从而有了新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记得在和巴西画家米罗先生对话我们共同完成的绘本《羽毛》时，我指出了他的画中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元素，比如他对中国青花瓷的情有独钟。因为我们总是与青花瓷相遇，渐渐地感觉钝化了、无动于衷了；而对于他而言，青花瓷就是中国，感觉十分新鲜，因此他将他的画大量画在了一只一只青花瓷的瓷瓶上，从而出现了不在我们想象世界中的画面。这些画面十分精彩，并意味深长。它带给《羽毛》的价值，非同小可。我想，现在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也一定因为这些插画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而无意之中给它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光彩。

至于说这些著名的插画家为什么会认可我的作品，在报酬微薄的情况下愿意接这样的活儿，我想，还是因为他们看懂了我的作品。而能够被看懂，就是因为我数十年坚持的文学观奏效了。这个文学观简而言之就是：你写的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至上——必须至上；唯有如此，你的文字才具备穿越时空的力量。

感谢诸位外国插画家，感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促成了如此美好的中国文学与外国艺术的联姻。

曹文轩

2016年1月4日凌晨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那是一九六二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十四岁的男孩儿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儿桑桑，忽然地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来。

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就将载着他和他的家，远远地离开这里——他将永远地告别与他朝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

| 目录 | m u l u

第一章 秃鹤 1

第二章 纸月 33

第三章 白雀（一） 68

第四章 艾地 106

第五章 红门（一） 142

第六章 细马 180

第七章 白雀（二） 215

第八章 红门（二） 242

第九章 药寮 271

追随永恒（代跋） 305

草房子

第一章

秃鹤



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地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的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在枫叶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

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

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一点儿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儿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得了两次抚摸。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了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秃鹤就会数道：“一回了一回……”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

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地，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得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地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二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地举在秃鹤眼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秃鹤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了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他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

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

秃鹤不再快活了。

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儿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儿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儿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

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为什么说不上学？”

“我就是不想上学。”

“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秃鹤的头上。

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

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

卷忽明忽暗的亮光。

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去。他去镇上买回几斤生姜：有人教了他一个秘方，说是用生姜擦头皮，七七四十九天，就能长出发来。他把这一点告诉了秃鹤。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在他的头上来回擦着。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秃鹤很快就感到了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擦着。

桑桑他们再见到秃鹤时，秃鹤依然还是个秃子，只不过那秃头有了血色，像刚喝了酒一样。

不知是纸月还是香椿，当秃鹤走进教室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生姜味，便轻轻说出声来：“教室里有生姜味。”

当时全班的同学都在，大家就一齐嗅鼻子，只听见一片吸气声。随即都说确实有生姜味。于是又互相地闻来闻去，结果是好像谁身上都有生姜味，谁又都没有生姜味。

秃鹤坐在那儿不动。当他感觉到马上可能就有几个或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嗅呀嗅地要嗅到他，并直嗅到他的头上时，说了一声“我要上厕所”，赶紧装出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他跑到了河边上，用手抠了一把烂泥，涂在了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去。这样反复地进行了几次，直到自己认为已经完全洗去生姜味之后，才走回教室。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秃鹤的头上依然毫无动静。

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时，秃鹤却戴着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的薄帽，出现在油麻地人的眼里。

2



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它们分别用作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仓库什么的。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是这个校园里原本就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幢一幢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很宽敞。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暴晒，一根一根地都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盖这种房子。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房顶都厚。因此，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

派华贵来。

桑桑喜欢这些草房子，这既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又因为他的家也在这草房子里。

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及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人们“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只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桑桑想到了自己有个好住处，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心里就起了怜悯，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当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时，他叫来了阿恕与朱小鼓他们几个，将家中的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通通收拾出来扔在墙角，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根据他想象中的高级鸽笼的样子，让阿恕与朱小鼓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与斧头对它大加改造。四条腿没有必要，锯了。玻璃门没有必要，敲了。那碗柜本来有四层，但每一层都没有隔板。桑桑就让阿恕从家里偷来几块板子，将每一层分成了三档。桑桑算了一下，一层三户“人家”，四层共能安排十二户“人家”，觉得自己为鸽子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心里觉得很高尚，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当太阳落下，霞光染红草房子时，这个大鸽笼已在他和阿恕他们的数次努力之后，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晚上，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高高地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她将桑桑拖到家中，关起门来一顿结结实实地揍。但桑桑不长记性，仅仅相隔十几天，他又旧病复发。那天，他在河边玩耍，见有渔船在河上用网打鱼，每一网都能打出鱼虾来，就在心里希望自己也有一张网。

但家里却并无一张网，桑桑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非有一张网不可。他在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帐。这明明是蚊帐，但在桑桑的眼中，它分明是一张很不错的网。他三下两下就将蚊帐扯了下来，然后找来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地将蚊帐改制成了一张网，然后又叫来阿恕他们，用竹竿做成网架，撑了一条放鸭的小船，到河上打鱼去了。河两岸的人都到河边上来看，问：“桑桑，那网是用什么做成的？”桑桑回答：“用蚊帐。”桑桑心里想：我不用蚊帐又能用什么呢？两岸的人都乐。女教师温幼菊担忧地说：“桑桑，你又要挨打了。”桑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岸那么多感兴趣的目光注视下，他却还是很兴奋地沉浸在打鱼的快乐与冲动里。中午，母亲见到竹篮里有两三斤鱼虾，问：“哪来的鱼虾？”桑桑说：“是我打的。”“你打的？”“我打的。”“你用什么打的？”“我就这么打的呗。”母亲忙着要做饭，没心思去仔细考查。中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着鱼虾，吃着吃着，母亲又起了疑心：“桑桑，你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借着嘴里正吃着一只大红虾，故意支支吾吾地说不清。但母亲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将那只虾吃完了，又问：“到底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一手托着饭碗，一手抓着筷子，想离开桌子，但母亲用不可违抗的口气说：“你先别离开。你说，你用什么打的鱼虾？”桑桑退到了墙角。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虾，一边高兴得不住地摆动着双腿，一边朝桑桑看着：“哥哥用网打的鱼。”母亲问：“他哪来的网？”柳柳说：“用蚊帐做的呗。”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间里去。过不多一会儿，母亲又走了出来，对着拔腿就跑的桑桑的后背骂了一声。但母亲并没有追打。晚上，桑

桑回来后，母亲也没有打他。母亲对他的惩罚是：将他的蚊帐摘掉了。而摘掉蚊帐的结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浑身上下到处是红包，左眼红肿得发亮。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儿，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待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

桑桑已在水中泡了好几个钟头了，现在他先到岸上来吃个香瓜，打算着吃完了再接着下河去。他坐在门槛上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母亲拿了根藤条抽打挂了一院子的棉被与棉衣。他知道，这叫“曝伏”，就是在最炎热的伏天里将棉被棉衣拿到太阳光下来晒，只要晒上那么一天，就可以一直到冬天也不会发霉。母亲回屋去了。桑桑吃完瓜，正想再回到河里去，但被突发的奇想留住了。他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将棉衣棉裤都穿上，人会怎样？他记得那回进城，看到卖冰棍的都将冰棍捂在棉套里。他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被棉套死死捂着，冰棍反而不融化。这个念头缠住了他。桑桑这个人，很容易被一些念头缠住。

不远处，纸月正穿过玉米丛中的田埂，上学来了。纸月戴了一顶很好看的凉帽，一路走，一路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路边的玉米叶子。那时，玉米正吐着红艳艳的或绿晶晶的穗子。纸月不太像乡下的小女孩儿，在这样的夏天，她居然还是那